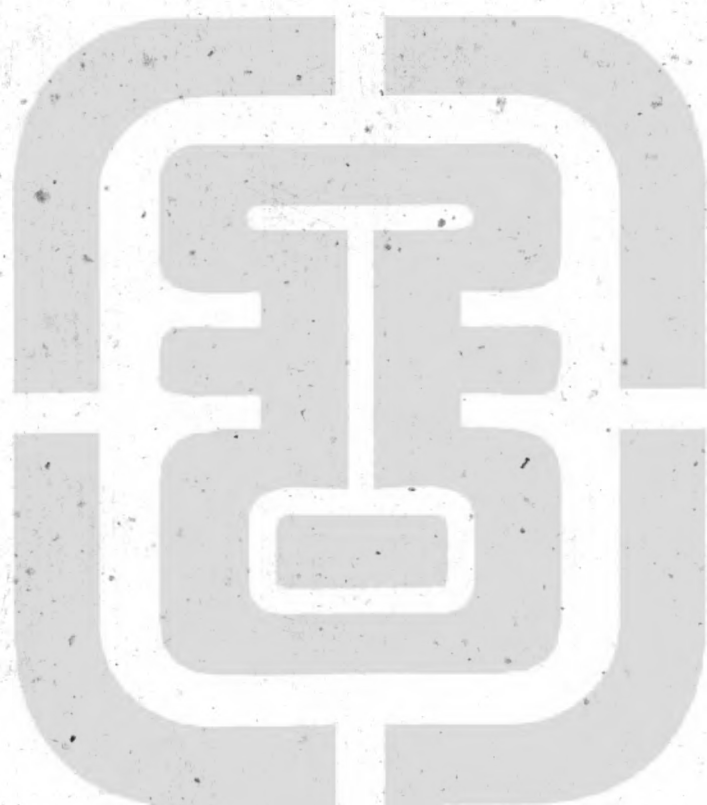


中

14

=14



兩晉解疑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羊祜勸伐吳

祜勸晉主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蘇穎濱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于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于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

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滅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日時人謂之杜五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巧智勇略慮但附會太子之短喪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淺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倖功以順非預既癖於左傳左氏于崩薨葬卒未嘗不畱連致意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真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漢祚人情洶擾吳蜀未平正拮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于不問吳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飭一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劉淵

學海類編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珣楊珧謂
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起五胡之亂若是乎族類之
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必以華夷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
如犬馬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久居中國有何華夷之
分惟以才德爲尙耳淵以文武全才久冒劉姓生長中
華其賢不賢當與中國等倫可也如金日磾爲漢賢相
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而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防
微也如止以華夷論帝王之胄流于蠻夷者不可勝數

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爲聖帝明王哉
如五胡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卽不師五胡甯不亂哉
如必曰中華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輩豈皆夷乎

王愷石崇

鬪富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眾怨之
歸也而况可鬪乎王愷國戚朝廷嬖之其富也固宜崇
一荊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僭逾之罪已干明王之
誅况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也不待知

者而明之矣豈必綠珠爲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刃弑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諡曰荒帝更曰武是遵何德哉

解曰吾于賈充益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之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清爲之基也秦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咄賈充弑君

之外則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諡千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尙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行之而弊歟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而罷除之人才壅于上聞賢路由之綦蕪是欲清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人量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卽

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逾尊疏逾戚則無三之損韜鐸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常而毀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因才授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韋忠索靖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靖指銅駝在荆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騶之反各死賊手何其明于料人而暗于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愚智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亦二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禍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表晉室當司馬家兒推兩同氣舉國若狂穎何人斯而機乃

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慎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以竝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也華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殊可羞已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不食肉糜人謂之鯨駮至蕩陰敗績侍中稽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何又知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鯨駮有爲官爲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圖自私故借此以諷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也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遂以鯨駮自晦至稽紹之血則義感于中不能自己曰稽侍中血不可浣見當年百官散去者死有餘辜矣其知重賢臣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磐石也何也鯨駮者不知爲善亦不知爲惡渾渾默默寂然無爲較剛愎自用殘暴嗜殺者不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苟晞

晞爲兖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爲其子求爲將晞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哭弟者苟道將也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旣殺而哭之不以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于心與其不聽貸于後孰若不聽求于前旣徇情而與之卽當量才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

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旣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兖州刺史也曰哭弟者苟道將也不計殺弟者亦苟道將也前後矛盾君子不爲也

王衍

衍爲石勒所執坐之幕下衍自云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竟使人排牆殺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揮塵高談

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藏身被執則甘言媚虜毫無丈夫之氣鄉黨自好者不爲也上則有誤于國家下則有玷于名教排牆之死天不容也勒之言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又曰君少壯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爲非不知衍亦何以自解嗚呼衍亦大負甯馨之鑑也夫

衛玠瓘之孫字叔寶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說者謂萃乎聖賢之遺旨也

解曰人情萬殊調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太公之量也宏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己者也謂非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有頗明于理者則可以理遣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橫逆無厭索求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竝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強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

失彼之橫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亦以我爲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美行之難乎興言及此令人三嘆

祖逖劉琨

二人當聞鷄起舞之時同一志趣琨恐祖生先我著鞭一時二俊表表英聲其優劣何如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磾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略擊楫中流晉室賴之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

冢二家牙門童建叛降于趙勒斬之送首于逖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逖書求通逖終不爲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逖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也

王導附王彬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夷吾帝倚之爲蕭何及見疏外乃能任真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反也乃聳之殺周戴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
矣李槃列其八罪朱黼擬之趙盾八罪得勿過于刻
趙盾果擬之於其倫歟

解曰史氏罪盾惜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盾不討
賊時處其難導假節鉞予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皇皇
導恃宗黨乃殺賢良顓有深恩固不可殺顓卽無恩何
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獨有茂宏八罪
攸當導亦何辭擬之趙盾恐非其匹

又曰王氏之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
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夷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
導獨不言甯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天白日豈
不負彬

庾亮附王導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頭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
峻舉朝以爲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
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
晉祚自亮而灰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足羞矣
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王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風流樂親賢士不怙寵以害賢良不貪暴以作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眾賢之有爲較之國戚鄧竇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紛舉動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名冠羣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于卞敦之不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

依違君臣之際苟全倥偬之間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庸庸厚福其塵亦自汚人矣何責於亮者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卞壺桓彝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且也壺後無傳而彝之子溫孫元亦不可謂有後天之禍福豈盡爽哉亦有幸有不幸也

殷浩

浩以虛名養重謬爲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史參
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缺望一聞溫命喜不自勝卒以空函見絕羅念庵評曰浩人品三變以爲初似高士繼似賢臣後誠鄙夫其亦足定浩之品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真情逼露矣始終一鄙夫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宮淪於草莽世之文士散漫無歸真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茅賊也所尤可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

罪浮於庾亮貽羞於當以浩爲第一

者多多矣從來處士盜虛聲

桓溫

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罪袁真且勒改孫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奕爲海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乃庾翼薦其有英雄之才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歟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古今論溫者簡冊在望矣予則以爲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略中原一也平

李勢而舉賢旌善二也伐姚秦而居民安堵三也以王
猛爲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爲征西司馬五也歎神州
之陸沈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謁陵置戍七也
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以始則來庾何之
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亦人傑也哉

五胡十六國考鏡

宋

石延年曼卿著

客有問五胡所自始及十六國所自終者石子曰詳在
晉史載記及列傳今請略言之劉淵匈奴也據離石
稱漢石勒羯也據襄國稱趙慕容鮮卑也據遼東稱
燕苻秦氏也據長安稱秦姚氏羌也滅苻秦仍都長
安稱後秦是則五胡之始皆起兩晉之間然何以爲
十六國曰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并成夏爲十六
何謂二趙劉氏與石氏也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僭

號自以漢甥故稱漢淵卒子和嗣和弟聰弒之自立
懷愍蒙塵俱在聰世聰卒子粲爲靳準所弒聰族子
曜討準自立改國號趙尋爲石勒所滅自淵至曜凡
五主二十四年

後趙石勒以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稱趙王史因劉曜先
改趙故勒初年稱後趙勒卒子宏立勒從子虎弒宏
自立卒子世立石遵弒之自立冉閔殺遵立石鑑尋
弒鑑自立改國號魏滅石氏殆盡尋滅於燕石氏七
主三十四年

何謂三秦前秦苻氏後秦姚氏西秦乞伏也

前秦本蒲洪略陽氏人晉穆帝永和六年稱三秦王改
姓苻洪卒子健嗣稱帝國號秦卒子生嗣東海王苻
堅弒生自立晉帝奕太初五年滅燕晉孝帝太元八
年入寇敗于淝水後秦姚萇執歸殺之子丕立西燕
慕容永殺之苻登稱帝後秦姚興殺之子崇立西秦
乞伏乾歸殺之凡七主四十五年

後秦起姚弋仲本赤亭羌自稱扶風公卒子襄嗣苻堅
殺之弟萇降秦晉孝武太元九年萇稱秦王尋稱帝

卒子興嗣卒子泓立晉劉裕滅之三主三十四年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西秦王卒弟乾歸立爲河南王遇弒子熾磐立卒子暮末立夏赫連定滅之四主四十七年

何謂四燕前燕慕容廆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北燕馮跋也于時尚有西燕慕容冲晉史不列十六國中前燕慕容廆鮮卑人西晉太康十年稱大單于卒子皝嗣成帝咸康三年稱燕王卒子雋嗣稱帝卒子暉嗣秦主堅遣王猛取之執以歸三主三十四年

後燕慕容垂燕王皝第五子封吳王太傅評忌之晉帝奕太和五年出奔秦苻堅以爲將軍晉孝武太元八年乘秦淝水之敗起兵復燕尋稱帝太元二十一年卒子寶立安帝隆安二年蘭汗弒之長樂王盛誅汗自立隆安五年段璣弒之立垂子熙安帝義熙三年義子高雲弒之自立寵臣離班桃仁弒之馮跋殺班仁而有之按後燕五主共二十六年

南燕慕容德燕王皝少子安帝隆安二年稱燕王尋稱帝義熙元年卒兄子超立五年晉伐燕執超送建康

學海類編
三
史參
斬之二主共十三年

北燕馮跋長樂人任于後燕安帝義熙三年與高雲弒
熙推雲爲主五年雲弒跋自立爲天王是爲北燕宋
文元嘉七年病篤弟宏舉兵驚懼而卒宏殺太子翼
而自立十三年魏太武帝滅之二主共三十年
西燕慕容泓燕王雋子太元元年起兵自立其下弒之
而立其弟冲遇弒燕將段隨立燕人殺之立慕容顗
遇弒立慕容瑤慕容永殺瑤立泓子忠遇弒永立太
元十九年慕容垂殺之國亡七主十年

何謂五涼前涼張軌故晉臣後涼呂光苻堅將南涼禿
髮烏孤北涼沮渠蒙遜并西涼李暠是爲五涼

前涼張軌晉永甯元年爲涼州刺史封西平公建興二
年卒子寔嗣元帝太興三年帳下閻涉等弒寔弟茂
立太甯元年降趙封涼王卒子駿嗣成帝咸和八年
歸晉穆帝永和二年卒子重華嗣永和九年卒子曜
靈嗣長史趙長等廢之而立張祚稱王改元和平無
道眾殺祚立曜靈弟元靚哀帝熙甯七年叔父張天
錫弒之自立後稱藩于秦孝武太元元年苻堅伐涼

學海類編 四 史參
天錫降國亡凡十主共八十七年

後涼呂光略陽氏人爲苻堅將晉孝武太元十年稱涼州牧尋稱天王國號大涼安帝隆安三年卒子紹立庶兄纂殺紹自立五年呂超弒之而立兄呂隆遣使降秦越二年歸秦國亡凡四主共十八年

南涼秃髮烏孤鮮卑別種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涼王呂光以爲河西都統安帝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三年卒弟利鹿孤立元興元年卒弟儁檀利立稱涼王義熙十年西秦滅之凡三主共十八年

北涼沮渠蒙遜初推京兆人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安帝隆安元年也三年業稱涼王五年蒙遜弒之自立八年稱河西王遣使上表歸晉尋誘殺西涼公李歆而滅其國宋文帝元嘉十年卒子牧犍立遣使請命于魏拜爲河西王十六年魏滅之凡三主共四十三年

西涼李暠隴西人安帝隆安四年北涼王段業以爲燉煌太守自稱西涼公義熙十三年卒子歆立遣使告襲于晉封酒泉公宋永初元年北涼王蒙遜誘而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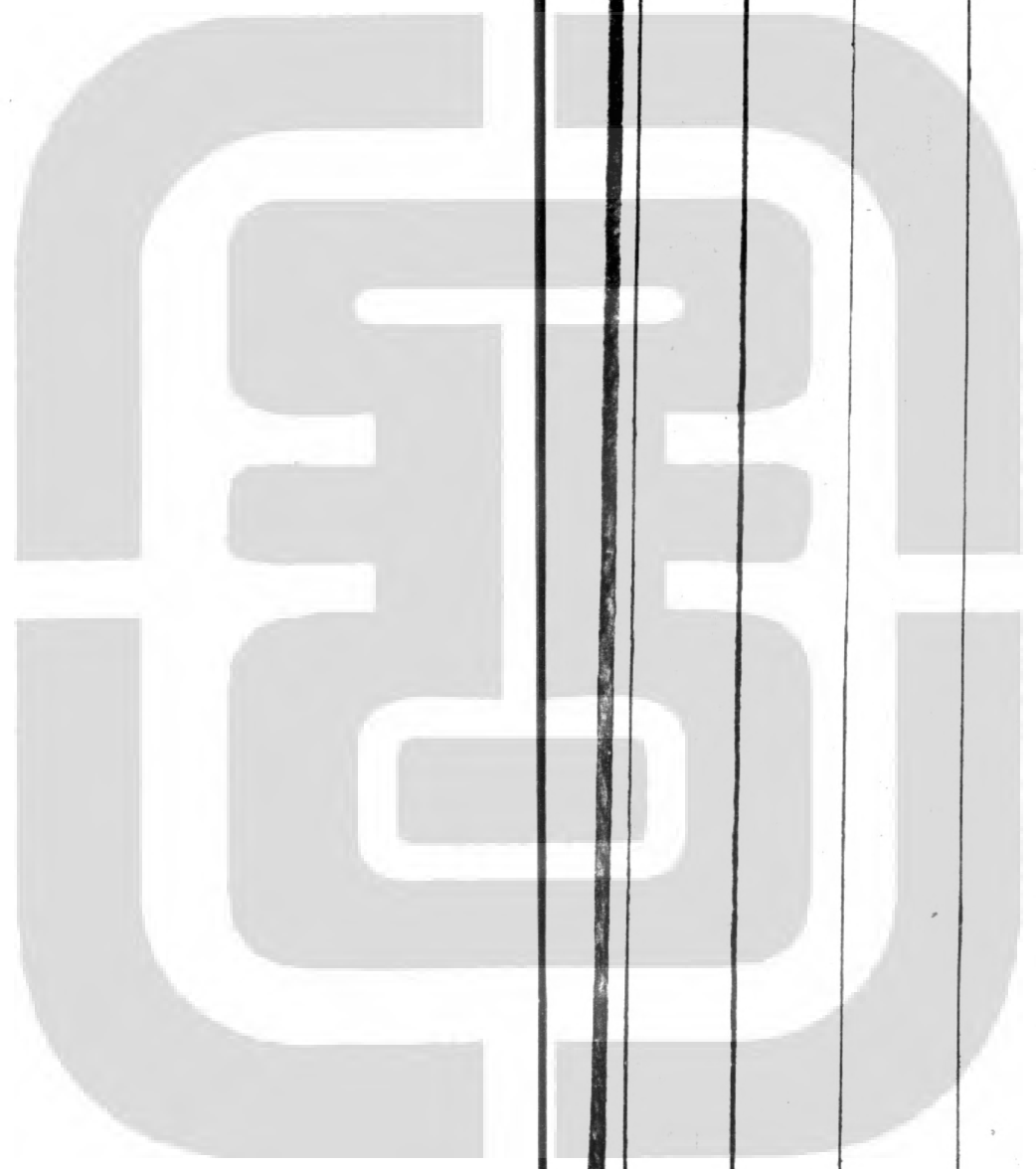
之國滅弟恂復入燉煌稱刺史北涼屠殺之凡三主
共二十三年其後至隋而興于唐

成李特本巴西氏晉惠帝永甯元年以流民入蜀據成
都自稱益州牧刺史羅尙殺之子雄立永興元年稱
王光熙元年稱帝國號大成成帝咸和九年卒子班
立李越弒之而立弟期李壽尋弒之而自立改國號
漢康帝建元元年卒子勢立穆帝永和三年晉桓溫
伐蜀勢降凡六主共四十七年

夏赫連勃勃南匈奴劉衛辰之子衛辰爲魏王珪所滅
勃勃奔秦秦王興寵遇之仕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後
秦與魏通和故勃勃怒而謀叛晉安帝義熙三年自
稱大夏天王五年襲敗秦王興十四年稱帝宋文帝
元嘉二年卒子昌立五年魏太武帝攻昌執以歸弟
定立八年滅西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尋擊北涼吐
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凡三主共二十五年

按勃勃劉元海之族自言帝王係天爲子是爲徽
赫實與天連故改姓赫連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南北朝襍記

庾詵

宋 新喻劉 敞原父著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元象算數皆所妙絕武
獻公蕭穎胄疾篤謂詵曰推某歷數當無辜否答曰鎮
星在襄陽荊州自少福明府歸終于亂代齊名伊霍足
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堯
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獻歛而終果如其言
穎胄赤斧之子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搆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徧鑠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釋之

蕭獻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獻明母患病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叩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獻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愈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卽愈

斛斯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筯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流言象筯豢腴先哲唾誠今睿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

甄彬

學海類編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于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金也彬後爲郟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誠以廉慎至于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誠也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

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元趙郡李靈博陵崔鑑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惟草廬數閒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爲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葺及還歎曰吾爲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

學海類編 四 史參
今疆寇尙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

李崇

北齊頓丘李崇陳畱公誕之子高祖時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劫盜崇乃邨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四面諸邨始聞者搥鼓一通次聞者復搥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審奸奸邪憚之號曰臥虎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梁州刺史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爽機辯如流嘗謁太祖于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歎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
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
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諡莫有對者王儉因曰
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
後豈是臣之所度量時人稱其辯答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

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稷契匡
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媿前哲斂衽歸山丘故論者以
宰相許之後爲吏部尙書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
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
常幸樂遊宴羣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
浴皇風竝沾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
才學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
皆窮惟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花簞白團扇憲坐
簞執扇意氣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旣煥

學海類編
美詞復華麗摘乃命左右抽篋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
所謂大力負之而趨

周騶

汝南周騶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
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
騶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騶歷中書侍郎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
實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

知且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駟駟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
容虛爲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徧周天下
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
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國旣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于
千里必至聖主將駕之鼓車弁不能答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
答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
虞之主眾皆悅服

商鏗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于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于陛下琛嘗于御座飲酒于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眾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道固乃屈伏受酒琛歷尙書左丞

崔光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曰勵勸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旁皆有心卿兒名旁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

康三崔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微纂也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辨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己同虛舟而不繫旣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于是得喪同遣志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閒當少寒于此諧答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

下豈是測景之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旣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于茲五遷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圯耿貴朝何爲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氣肇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于入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事畢江浦賦詩曰帝獻二儀合王華千里清邊笳城上響寒月浦中明

學海類編
九
史參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水爲漿穹廬爲帳氈爲牆愷中書監子剛之子也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鬼峩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鬼峩何鬼峩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

太常卿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旣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旣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旣充正

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而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徐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

媿色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游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弩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慙然不能對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知過其軀此逾于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

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穉馥奇之立爲嫡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爲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忽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從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爲之

謝莊

宋謝莊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黃門思之孫美儀容善談論工書屬文好言元理少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美玉豈虛也哉莊代顏峻爲吏部尙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人有喧訴常歡笑答之故時人語曰顏吏部瞋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莊遷中書令侍中諡曰憲莊家世無年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拙淪竝知名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爲尙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 稍遷輔國將軍王肅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暝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關張不過也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卽已印訖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人謂之腹藁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訓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

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游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
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
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
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
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履從師止可博聞
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何益
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
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
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因以疾辭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簡默馳
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
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
九而卒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
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

沈約

梁琅琊王筠幼而清穎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
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
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
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
慕斯言每商榷書史評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爲得志之
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孔稚圭

齊會稽孔稚圭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
內弟稚圭富學與陸慧曉謝瀹爲君子之交圭不樂世
務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
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
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公 之曾
孫性故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
爲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
如飲酒樂耳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
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積圯在樹下以被自
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見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布

學海類編
二
禱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歎各置餉饋受之而不
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
卒贈司徒諡曰文宣

陶宏景

丹陽陶宏景幼而慧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
于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
讀後遷奉朝請永平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
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
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

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也雅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
士庶稟道服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
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
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
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
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
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

學海類編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尙書令諡簡穆公僧
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
設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
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
眾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
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
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
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
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
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一男一女男在
左邊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
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
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
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黃老隱于秦望山有道士

過乞飲畱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
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
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
甚凄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
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
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
芻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廉
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
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卽氣絕眾醫以爲肉癥
徐文伯視之曰此髮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
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
病卽愈

羊元保

宋文帝善奕棊嘗與太平羊元保棊元保戲賭得宣城
太守當敕除以爲虛受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以不堪予亦未能也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爲布衣之交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

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下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閒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融與弟寶積俱謁太祖融于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何承天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
郎竝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嘗呼爲妳母承天曰
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
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杲何闕而居闕里繪歎
其辭答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時法雲

師在蕭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
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旣事
蕭門何不至蕭寺

沈文季

齊太祖之爲齊王也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
中沈文季曰羹膾爲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膾中乃是
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包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
曰千里萁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萁羹頗須歸沈

沈昭略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遇琅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之子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俚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諧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俚語上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樗柳會朝士竝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舫邊庾肩吾曰載吳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曠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爲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游畏網判是見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腳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臥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

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李諧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周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于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爲遠河東裴子野在宴筵謂賓僚曰後事未嘗薑食捨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

學海類編
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鋤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爲不執鋤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謂之曰卿名子客思歸之傳何其太速客曰吾名子客者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蒞

如髮 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曰短髮麤疏重公曰貧道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媵諧重公嘗謁高祖問曰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旣出逢劉孝綽說以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陸父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父黃門郎印之子也印字雲駒而又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嘗帶符與人渡漳水至失符父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答曰陸又名馬作雲駒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襲襲字敬憲患耳新構山池與
賓客宴集謂河閒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
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襲也
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于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
反戶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襲亦何嫌

北齊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

盧思道禊飲晉湖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畱連
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
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
等亦是畱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
府寮呼爲方外司馬焉及孝昭立待遇彌隆而晞每自
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駒駮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駒
駮曰赤也何如駒駮曰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駒

學海類編
三
駢時接客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卽續之曰共甌分炊水同鑪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儵握壘曰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騫成都不過一雉儵又謂思道曰昨

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螫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姬詩惟得五字云卓陂垂肩并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思道常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旣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應聲曰公旣姓盧是盧令之裔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辯父雄祖成伯竝善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旣爲
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須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
之才嘗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
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陸操

隋屯兵尙書河閒陸操無姿貌有口辯嘗新婚太子少
保趙郡李 謂之曰屢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媯二
子不言不笑

薛道衡

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禱爲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
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禱爲縣禱追迎贈遺甚厚悉受
之答書云高晉陵自答或問其故曰劉禱迎晉陵令耳
何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爲蘭陵縣爽又詣之挹
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閣下過取筆題鼓面云身有八

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挹體肥壯
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爲
人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爲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
者竝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
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

殺之子孫無在朝者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爲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
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爲之元郎漁人
不忍食之唯元巒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巒以其女
爲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得射故也景安兄景皓
曰甯爲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
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

羅織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卽藉沒徐有功
出死因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
也 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
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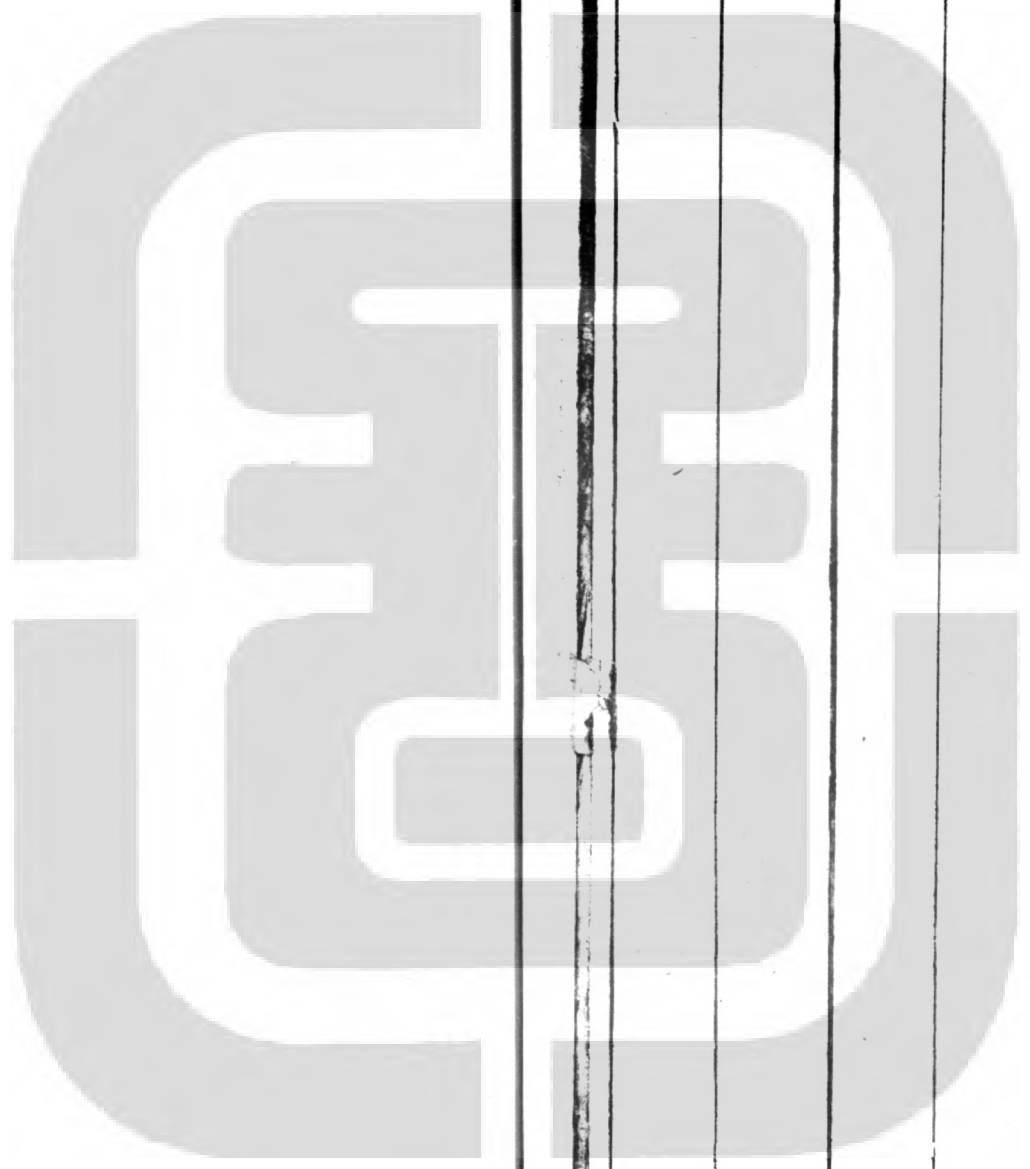
蕭惠達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惠達腰帶爲鼠嚙楊遵彥以俗

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復嚙其鞞遵
彥曰當復得官職惠達曰鼠便爲吏部尙書何關人事

北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中翔州府門無故有小兒腳跡及擁土
爲城雉之狀察之乃狐媚是歲安南正起兵于北翔



隋史斷

宋 豫章南宮靖一仲靖述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東晉紹正統則實在開皇
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寄當

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幸釁遂竊周鼎王謙據巴

蜀之險

謙王雄子為益州總管以父受周恩舉兵匡復

期月底平尉遲迥舉

全齊之眾

迥為相州總管以所管諸州起兵青齊皆從之

一戰就戮亦天幸也

於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斷銳意伐陳賀若
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

晉成帝於蕪湖立豫州也非河南之古豫州也遂入

建業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正
 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日視朝日昃忘倦
 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功亦所
 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遣行人採
 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邂逅關中饑每
 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進者必流涕以
 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政五品以上引之
 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倉廩富實百姓繁庶
 衣食豐衍突厥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

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
 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
 像又任情殺戮以察為明甚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
 過殺秦王俊而父子之恩滅為獨孤后所制單騎出走
 中夜不反獨孤后殺宮人尉遲氏帝大怒而夫婦之道
 乖囚勇於東宮付阿摩晉王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
 君才君才言帝寵任高穎太戮虞慶則慶則婦弟趙什
過帝怒以馬箠捶殺之反按驗元勳宿將誅退略盡殺王世積而君臣之義莫
坐死有存者迹其篡國之初親如愛女亦非其所為至於不

肯降志周宣帝后楊氏帝女也然知父有逆圖意頗不平形諸言詞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欲奪其志

許乃止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也漢平帝后莽女而嫁之不許乃止

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晉王廣搆成太子勇之罪又譖蜀王

視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之諸子異姓一轍也他年

寢疾追東宮兵甲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畱腹心入

侍而大禍遂興身亦不保善乎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

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

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妒忌治家如

是而已矣煬帝弑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

震立煬帝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不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

之後自以地廣三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

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

險躁外示凝簡盛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

淫無度法令滋章螻蟻人民沙泥金帛耗儲峙於玉門

裴矩經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徵天下之兵伐高麗

宮洛陽大業元年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渠通濟命皇甫議發丁百萬開

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江狩楊越巡朔方大業三年

帝北巡次斬刈民力殺掠甚眾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

榆林衛

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元老殺高穎宇文 殺張

衡殺張 或惡其訐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劓

頸之誅其餘無享受戮者不可勝計政刑紊弛賄賂公

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潰裂而不可收拾

矣俄而元感倡黎陽之亂元感楊素子 突厥有雁門之圍大業

十一年八月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入寇圍帝於雁門九月乃解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於是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號帝王

小則千百為羣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

偷狗盜不足為虞縱虺為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稱魏蕭

銑稱梁 竇建德稱夏 王世充稱鄭 薛仁杲稱秦 與夫武周姓劉

揚黑闥 姓劉稱漢東 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吞噬故皇輿往

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弑唐公李淵兵入長安立代王侑

即恭帝煬帝之孫立二年 而為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起雖欲

為隋庸可得乎迹其禍亂之原尋其覆亡之兆楊堅得

國之初不越月閒既廢其君又戮其族使宇文氏灰飛

煙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是其烈者楊廣

當父病革淫烝父妾行甘鳥獸曾不旋踵弑父殺兄禍

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其猶子者七人長甯王儼等 屠

戮之慘亦略相報晚年身死人手至撤牀簀以裹屍受
 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
 不長未為不幸也隋之創業大抵與秦皇略同而其再
 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
 學遂亡隋皇焚讖讖緯之書起於東漢云孔子六經之外復修七緯蓋偽書也文皇盡焚之
 并禁私藏而秦漢魏晉以來讖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反

亦足有可稱談者焉隋之有天下凡三主三十年起文帝開

隋史斷終

皇九年己酉訖恭帝義甯二年戊寅

唐取之而亡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賓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
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
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
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
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
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
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

學海類編
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然太宗無臨湖之釁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也

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

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不可之閒不能以髮而况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蘊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于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

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余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

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

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以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諡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

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諡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諡之不當其

學海類編 卷之五
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諛之餽羊猶存後世之諛議不及于廷而惡諛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諛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己

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啓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而况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末如之何也

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妲己而極于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

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偃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覲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

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勲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于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變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弑君而自憂傳諡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

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

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

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致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閒歟使璟在杙上無畱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

何以多議何哉

君子之去小人恆難小人之擠君子恆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蒂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旱魃之辭

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恆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啓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于元宗有何闕閱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

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
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
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
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于士
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
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
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旣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
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

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
力士啓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
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
其薦而不自知其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
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閒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
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
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
而不救乎曰甯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旣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

學海類編 三
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未

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蒙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

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閒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翹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爲元帥泌懼其偏也諫而

歸之倓及欲以倓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倓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倓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甯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于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搆旣成建甯旣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旣不欲與其名又恐

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於其閒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旣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旣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終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

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于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然

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况以蕭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刼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

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眾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刳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刳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

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諸葛武侯敗于馬謖之遺令而戮謖以謝眾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瘳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事

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尙十七人蓋是時得聞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閒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

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尙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閒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讚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違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閒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閒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旣

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孝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尙書五十與百步之閒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况未必知之乎

新舊唐書雜論終

學海類編

三

三

史參

